

庆贺寄语

王蒙

上海文艺出版社六十岁了,差不多与我从创作《青春万岁》算起的“文龄”相当。我应该庆贺我的同龄者——上海文艺出版社!

因为出书、主编大系丛书之类,我与上海文艺出版社密切交往已有三十多年历史了。

1979年5月,一本《重放的鲜花》把我及与我同样“被错划”命运的作家作品,在党的三中全会召开前夕汇编“重放”。这在文学界可算是拨乱反正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是上海文艺出版社做的。

1990年年末,我与一群来自祖国各地的长篇小说作家汇聚淀山湖畔,研讨创作,振奋精神,是上海文艺出版社做的。

2009年春,由我和元化先生担当总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五辑30卷出版。此前我曾主编过第四辑的小说卷。在国庆六十周年前夕,汇编了差不多中国二十世纪新文学成果的煌煌百卷《中国新文学大系》一举推出,这也是上海文艺出版社做的。

这是个很有想法,也是敢做、能做成许多大书、好书的出版社。我喜欢与这样的出版社打交道,喜欢与他们的老总和编辑员工交朋友,也确实交了不少朋友。

历史上有许许多多革命前的文化

成果和经验,但是我们缺少的是革命后的文化成果和经验。当前,真正缺少的是什么?现代人更多的选择性,但是我们有没有相对比较权威的评估,有没有一个强有力的评估体系或评估系统呢?在美国,如果你找穷极无聊的作品,多了;但美国仍然有它自己的权威,比如说《纽约时报》,它的书评、剧评、影评都非常厉害。

我们现在的困难在哪儿呢?不能简单地说是没有好作品,有好作品也发现不了。那么多作品,你怎么看呢,谁知道哪个好哪个不好,我们现在没有人做沙里淘金的工作,甚至也没有人做检查我们精神产品里有没有三聚氰胺的工作。俗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只剩下俗。如果说一个国家的书没有了,只剩下微博了,以后我们上课也改成了微博体,每节课15秒钟,这是不可思议的。

如何在当前这个文化泛漫、广大公众参与的环境中进行沙里淘金的工作,有一种权威的机构对它进行评估、选择,同样也能够对那些掺杂着假冒伪劣的精神产品汰劣择优呢?年届六十的上海文艺出版社能不能做些如此沙里淘金的工作呢?我热切地期望着。

明请读《温暖的记忆》一文。

十日谈

书香飘过一甲子

你知道“台湾小金砖”是什么东西?凤梨酥。勿要瞧不起这个小东西,凡是到宝岛旅游的都要品尝它,首选它作为手信馈赠亲友,大陆去的同胞购凤梨酥人均所花台币1300元!这个台人发音为“旺来”的小东西,创汇由15亿上升到250亿,确实是给台湾带来无比兴旺的“小金砖”!

烙上台湾海峡彼岸同文化创意的“小金砖”,值得我们虚心地向以学以致用,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先说其制作中之创意:台湾凤梨酥有百年制作史,初制为全凤梨馅,因纤维粗并不可口;后加入纤细冬瓜复合酱馅,不但由塞牙变不黏牙,而且在原本清热解渴之上又增生津解渴功效,也就更有卖点。这还不够,通过不断配制,得出了凤二冬八的最佳比例,馅料与酥皮的定量比例则须1.5:1才合宜。如此内馅甜而不腻,闻有天然果香,外皮烘得酥松入口即化、且不掉屑满地狼藉,可见小金砖乃有其独特创意之“炼金术”矣。

再说营销中的品牌文化:台北市在2006年举办了凤梨酥文化节,政府出面为一个小小食品举办文化节非同小可。首届冠军由“原味凤梨酥”荣获,佳得糕饼由此上了品位;“人气奖”之牌给了维格饼家,那更畅销到了一天10万颗的纪录,把一年所销的叠起来有5个台北101摩天大楼高呢。品牌文化造就了这家年销售4亿多的骄人成果也。文化节一年一个花样,去年做“花文化”,今年做“米文化”,金榜题名的竟然独立思考出了由糙米做酥皮,馅酱里更加繁复了,紫糯米、桂圆乃至酒酿,真吊人胃口,诱无数同胞要渡海峡去亲自吃出个新味道来。

台湾凤梨酥从台北到台南都吃得到买得到,已成所谓“红海”。但是台人有智,靠文化创意来把那海“由红变蓝”,否则一位凤梨酥的日本老吃客怎会翻来复去访台十八回,绘制了淘“小金砖”的“网络地图”,通过互联网让地球村共享中华美味凤梨酥!

一点水可以见太阳,一块小金砖可以看见靠文化创意来“炼”就的。远的不说,就拿我性格上海的“小东西”就有勿勿少,单讲老城隍庙里的五香豆、梨膏糖、鸽蛋圆子几样小东西,精明的上海人去驱动创新过吗?去以现代时兴的文化创意之魔法来“炼豆成金”“炼糖成金”“炼圆子成金”而真想获得成功!其实上海人并不笨拙勿会“炼”,耳闻把五香豆做出名堂并非是“原创者”,原创者不思创新创意而无人问“豆”,就拍拍屁股收摊而去。隔壁摊主觉悟到此豆有机会成功,先改良原料,换以“牛蹄扁”那种又大又糯的可口蚕豆,再添加当年食品崭新调料做成奶油五香味道,在制作中更掌握了科学火候,于是乎创出独此一家的“奶油五香豆”新品牌,生意就此兴旺。可惜的是我们从小吃到老,还是老味道,今日卖豆人竟淡忘此品牌老前辈所“炼豆成金”的成功之道。试想,凤梨酥还是百年前之老味道,也是不会人人见人爱、有口皆碑的,“小金砖”断然不可能炼成的。

由实而虚,文化创意尽管魔法无限,可是一旦画上休止符号,炼成了金的也会倒退回去的。

从台湾小金砖说到上海五香豆

姚荣铨



去年11月份在北京饭店举行全国第八届作家代表大会时,我碰见了被众多作家簇拥着的身体硬朗的九十七岁四川老作家马识途,他是我们这次参会作家中最年轻的。我忙跑过去致敬,还怕他听不清楚,又俯耳上去大声介绍了一句,他脸露惊喜,川音颇重地答道:“是啊!认得认得!许久没得见了,我们是老朋友了呀……”

识途老是位开国后很特殊的大作家,生于四川穷僻之乡,少年负笈出山来,寻求革命真理,游学京津沪后,又考入“中央大学”,期以报国。他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历任鄂西特委书记、川特委书记,是位“三八式”老共产党员。而且他学历甚高,1945年毕业于西南联大中文系专攻文学,师从大师朱自清、沈从文、闻一多,是位科班出身的老干部和作家。解放后为恢复大西南的建设,又曾任省建设厅长,也任过中共中

《寄欧阳舍人书》曾巩论墓志铭之“不实”,曰:“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为,又以其子孙之所请也,书其恶焉,则人情之所不得,于是乎铭始不实。”这说得很有理。但也因此“不足以行世而传后”。如欲使墓志铭既“实”且得以传后,曾以为“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

我欣赏曾子固对“人之行”议论的透脱,所谓“有情传而迹非,有意奸而外淑,有善恶相悬而不可以实指,有实大于名,有名侈于实。”观之古今,无不皆然。而“潜遁幽抑之士,其谁不有望于世?”“为人之子孙者,孰不欲宠荣其父祖?”亦系常情。然士之所以“潜遁”,大抵因不得于时;而子孙之不能宠荣父祖,往往力不逮也。

《赠黎安二生序》曾巩自述其为人过于“迂阔”,“知信乎古,而不知合乎世;知志乎道,而不知同于俗”,因此“困”矣!且不论“古”与“世”是否对立,“道”与“俗”是否矛盾,在曾,他所遵循的古道是与世俗不相容的。有识之士往往超乎世俗,从而不为世俗理解,乃至“不容于世”。而在“士”,则以此自恃,以此自傲,以此清高……固然,随波逐流,和光同尘,非有识之士所能苟同;然一意孤行,不为世俗所容,其“道”又如何推行?所以,如真有识,当内方而外圆,否则,恐怕只能随屈子而赴汨罗,然于道,于士,又有何益?一疑。

威尼斯乐章 (水调歌头)

何佩刚

惊古老城堡,浸一片汪洋。广场、神殿、雕像,气势贯昊苍。户户开门见水,入室琉璃珠宝,商货列琳琅。观港口船帆,溯历史豪光。 贡都拉,轻摇桨,捉迷藏。穿桥过巷,冲波迎浪,傻颠狂。水上千年帝国,忧思楼台沉降,俯首叹苍茫。过眼东方便,鱼水不相亡。

文章,案头的山水;山水,大地的文章。春天爱犯迷糊,如何松筋提神?《燕京岁时记·打春》记载:“妇女等多买萝卜而食之……谓可以却春困也。”其名目十分雅致,曰咬春。方法很简单,就是大姑娘小媳妇啃几个萝卜。干嘛?消春困呀。若是粗陋的大红萝卜,是用来炖牛肉的干货,那牙齿嚼磨却一路刘姥姥地地饕餮下来,岂非唐突了佳人?幸亏是小水萝卜,细细白白,水灵灵嫩嫩脆脆响,辣意很少,细品倒有一股子甜味,不枉了一个“水”字,可归入准水果一类。

古人的另一玩法是加强户外活动。喂哪歪歪的学院派秀才举人,喜欢三五结伴,玩写景、吟诗,总是折腾些花草草小文章,两个趣,怡个情,都挺美。行动派则很纨绔,四处溜达,忙着野餐、拔河、斗鸡、放鹰、扑蝶、放风筝、荡秋千、采百草,肌肤贴近地母,不亦乐乎。

比较牛的集体玩法,始创者乃一帮中产,他们有点钱有点闲,闹心,通常会选择某风景佳地,曲水流觞。这个事超规模,准入门槛、技



殊斋

读曾巩之『书』与『序』

家中叙叙家常。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他任四川省建设厅厅长,家父万里首任共和国城建部长,他到北京我们万家小四合院拜访过,时间已过去半个多世纪,马

识途老马让子弹再飞扬

万伯翱

系列文学创作形式,亦是无所不精,真乃巴蜀政坛、文坛奇人奇才。有媒体称:“老马是巴蜀继郭沫若、巴金、何其芳之后最具影响的当代作家……”

2010年,姜文、葛优这些我国影坛传奇男星,再加上华语顶级国际巨星周润发等再现辉煌又创下显赫票房达6个亿人民币纪录的《让子弹飞》,就是选自改编自识途老马的《夜谭十记》中的《盗官记》呀!真是“百年铁枝绽新梅,寒花幽香传海外”。更使蜀人自豪的是,姜文导演专门制作了“川语版”,蜀人蜀地蜀语更添佳话,当然又创下巴蜀票房新高了。

3月初蜀地新柳如烟,迎春花含苞待放,油菜已呈现金黄一片开始进入盛花期了。我应邀参加《雷锋》长篇小说首发式(黄亚洲著,在下写序),趁未开会前我下马直奔成都市指挥街天府拜访。上个世纪80年代落实政策的一套房子,当时尚属不错,如今显得暗淡少些阳光,没有大厅,房间小而无处是书略显拥挤了。据说马老今年已极少见客,只是他和万家还有点特殊的渊源,才乐意雅聚

风唤不回”,署名:98翁马识途。我已托人到“荣宝斋”装裱好,定悬挂高堂时常拜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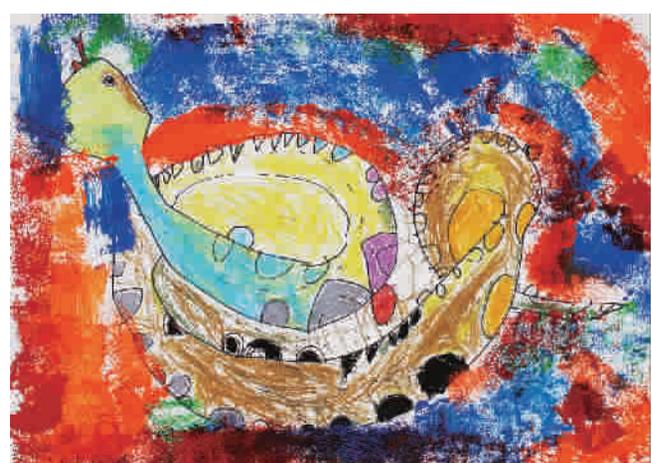
1941年,湖北国民党反动派将其爱妻杀害,娇女也丢失(1960年才找到),“文革”中因是“走资派”又是“反动作家”,几尺高的竹帽用带刺铁丝串起,强戴到头上刺时鲜血涌出。造反派毫无人性,不给就医,还硬押着入牢。他不但顶过来,活下去,而且如今又近古稀大寿。问他长寿秘诀在哪儿?他笑着回答:“举得起,放得下,清心寡欲,高度乐观!”现在他每天仍坚持写书习字、散步,说着应我邀请他还蹬上了阳台上健身车蹬踏起来,他说每天至少蹬它一百多圈,一般二百多圈,过去多则三百多圈。他真是一棵劲道奇特的不老松!风霜后更见其高风亮节!真是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看到他客厅墙上,有朋友们雅聚后留在他书法作品上的落款都是当代大家亲笔签名。那是1983年春,巴金回川,张秀熟(当时88岁,早年任过省委书记)、巴金(78岁)、艾芜(78岁)、沙汀(78岁),五老相聚。如今四老都先后西去不归,只有当时68岁的马识途健在,还是用这位现还任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去年亲笔写给姜文的七律来结束这篇小文吧:

子弹飞来呈异彩,街头巷尾说姜文。芙蓉镇里显头角,纽约剧里铸铁魂。联袂明星添大气,多娇丽娘把清芬。层楼更上谋新片,艺苑何人不识君!

束了一天紧张工作后,床头“秉烛”就读他优美的文学作品。

这次他又亲笔签名赠给父亲和我新出的几卷文集和最新的散文作品,还拿出他的书法作品相赠。他的隶书很有自己的风格。他告诉我:不到十岁,他父母就令他苦练狼毫丹青,与笔墨已结下了近百年不解之缘。他终成书法家手里,已多次举办个人书法展和出版了书法集,所得润格全部资助贫困学生。2004年我在成都签署在下新书《四十春秋》已得他工架稳重苍劲有力李守常先烈名句相赠:“铁肩担道义,妙笔著文章。”这次又不让我空手,忙从书房取出四尺素宣相赠:“子规夜半还啼血,不信东



七彩大蟒蛇

胡鸿辉 (五岁)

《画乐园》点评:

很棒的透视探索,孩子对盘旋的理解。蟒蛇身上的花纹造型,构图,色彩一气呵成,强弱对比相当好处。

画乐园

术含量、费资均相当高。晋永和九年三月初三上巳日,时任会稽内史的王羲之,偕亲朋谢安、孙绰等42人,其中包括一大批政府官员、社会名流,在兰亭就举行了一场“击鼓传花”的盛大艺术派对。大伙儿于清溪两旁席地而坐,将盛了酒的觞放在溪水上游,待觞徐徐而下,在谁的面前打转或停下,谁就得即兴赋诗并饮酒。

这次春日游戏,计有11人牛哄哄,才思飞涌,各成诗两篇;有15人考核及格,各成诗一篇;有16人傻眼,屁都放不出一个,腆着脸各罚酒3觞。主持人王羲之将37首诗收录成册,用蚕茧纸、鼠须笔挥毫作序,乘兴而书,写下了书文双绝的《兰亭集序》。这可比今天只知道彼此吹捧的诗会有意思多了。

闲说一句,兰亭诗会之前有个金谷诗

花茵当坐席

黄亚明

会,极尽奢华,“娱目欢心”,影响巨大,可惜出资兼操办人是石崇。石崇这人钱多,英俊,但俗气,不是什么好鸟,不过多少还知道修个金谷园,搞个金谷诗会,也算是长了品位。

《开元天宝遗事》记载了一种很个性化的玩法,说的是学士许慎选,每当春色旖旎,必在私家花园摆露天宴席,邀亲朋赏花观景。小许生性放荡不羁,每设花宴,宴有席但绝不设坐具。有蠢蛋不解。小许笑答,吾有天然花茵,何须再设那些劳什子!原来,他让仆从收集花园里掉落的花瓣,铺在地上,“花茵垫子”就是凳子,便于发个呆、思个春。这种把戏类似于京城长安的男女郊游踏青,“铺席藉草,围坐一圈”,颇有野宴意味。只不过,长安男女“围坐一圈”的正经作派,较之香艳无比的“花茵当坐席”,更符合和谐社会的要求。但春天撩得人心齐刷刷长草,按捺不住的,再疯癫的错误都可以原有的吧。

